

【文坛琐记】

□张期鹏

去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与自牧兄又一次拜访了李心田先生。那次去,一则是给李老拜年;二则是请李老为我收藏的几本他的著作签名,其中既有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也有他的长篇小说《结婚三十年》,此书当年在香港出版,内地读者是难得一见的。

那一天,李老精神很好,心情亦很好。我们围坐在一起,听他纵情谈说。

李老说,最近他正在读《李清照集》,重温这个宋代杰出女词人的经历和作品,感到郭沫若对李清照的评价并不准确。他说:“郭沫若为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馆题写的那副对联,说什么‘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又说什么‘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几乎都是瞎说。其实,李清照故居既不在‘大明湖畔’,也不在‘趵突泉边’。说李清照的文采有‘后主遗风’,更是对她的极大贬损。南唐后主李煜是个什么人?是个亡国之君、软骨头。他的宫廷词无非是和女人调情,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亡国之后的‘去国怀乡’之作,虽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亦骨力疲弱,没有一点英雄气、丈夫气。李清照是个有骨气的人,巾帼不让须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是何等的气概!南渡以后,她颠沛流离;丈夫赵明诚死后,她先嫁又离,可谓历经磨难、历尽艰辛,但她从来没有折损自己的气节。后人对她的再嫁和再嫁后又离婚有些微辞,其实她再嫁是为了保护赵明诚留下来的金石文物,她再嫁后又离婚则是

【名家侧影】

阿城

□祁白水 文/图

他阿城正是这样子的:祖籍是四川,生长在北京,插队时先是内蒙古,后是贵州、云南,再后来出国,世界各地游历,他文化的蛋白酶是蛮有消化力的,故看问题往往尖锐、深刻,一下就能点到点子上。

阿城喜欢帮朋友做电影策划,这许多人都知道。但他也演过电影,就不是很有人知道了。大概是2000年前后吧,他在刘仪伟(就是曾经在央视某个频道教人炒菜的那位主持人)做制片人、吕乐导演的一部片子中出演了他本人。电影一开始叫《诗意的年代》,后改名为《小说》,但由于手法过于新奇,那么多作家友情客串,表演又太随意,未能通过审查,在国内一直未能上映。

与阿城同时出演的还有作家王朔、余华、陈村、赵玫、棉棉等一干文坛上的大腕,全没个剧本的统筹,就是本色出演,信马由缰。片子拍出来是要进影院的,又不是在你们家客厅聊天,想哪说哪,想说什么说什么,不禁演才怪呢。对了,我是在此片拍竣并雪藏了七八年后的某一天,在“小众菜园”里看到的。

镜头里的阿城,依然是那么不动声色,依然是那么慢条斯理,他说:新诗为什么没人读?因为它里面的核——意象,被小说拿走了。看到这里,我大脑里猛然打了一个闪,说得大对了。其实,阿城这话的意思只说了一半,那就是:小说把诗歌创造意象的功能拿走了,而当代又缺乏写得能与小说家相颉颃的好的诗人,那谁还读诗呀?

阿城曾帮朋友主编过一个叫《华夏人文地理》的杂志,由于杂志太冷门,这事也没大有人知道,但每期上面的卷首语,他却是要亲自捉刀的,谈人文,谈文化,精彩得不得了。京剧为什么衰落?他说文化也是有生态的,

听心田老漫谈

感到这些珍宝在‘新夫’那里受到了威胁。我们看她的《漱玉集》,其名作《声声慢》劈头便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愁肠满腹,无处诉说;看她的《〈金石录〉后序》,则充满了对金石文物不幸散失的无限伤痛。这种愁肠和伤痛,既是个人身世之愁、身世之痛,更是沉重的家国之愁、家国之痛。李清照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傲骨铮铮,是我们济南的骄傲!”

李老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痲弦的一段话:“中国人是最沉默的民族,被损坏,被欺侮后,一句‘往事不堪回首’就算”。“其实,痲弦所说的仅是一部分中国人,像李煜,只会亡国后哀叹‘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更多的中国人则是无畏无惧、不屈不挠地与命运、与黑暗决绝地抗争,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华和脊梁,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从李老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86岁高龄的老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

李老说,济南另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并随即吟诵起了他的名作《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官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李老说,张养浩年轻时为“官”,后来不愿卷入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家乡济南云庄,朝廷多次征召,授以要职,他都力辞不受。但当他听说陕西因连年干旱发生饥民相食的惨剧后,立即接受朝廷的委派,前往陕西主持救灾赈济,这是何等的大情怀!

对于张养浩的这段经历,我

也略知一二。记得史书记载,他接受任命前往陕西时是在元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此时他归隐云庄已经8年,年纪已经60岁。他自己曾说:“吾退处丘园,七辞聘召,闻西土民饥殍流亡,忍不起而拯救哉!”同时,为了表明自己义无反顾的决心,他起行时即散尽家财,“出家所有,散施乡里之穷者。其家旧所储蓄,皆以推其兄子。”一进灾区,即展开救灾赈济工作,并且对灾难的现实多有思考。《潼关怀古》就是他路过潼关时有感于大灾惨状所作,批判的锋芒直指朝廷和各级官吏,振聋发聩,令人深思。是年四月到任后,他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救灾事务之中,甚至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就干脆住在公署里。到这年七月二十七日,终因年老体弱,积劳成疾,染病去世。

李老感慨地说,张养浩本可安度晚年,但他忧国之难、急民之需,散尽家财前往救灾,最后死在任上,这样的官员古今少有啊!李老说,今天,张养浩的美名早已传至国外,很多人对他极为敬佩。但据说在国内某个大学的一次聚会上,一个外国留学生朗读了他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我们的老师、学生竟然不知是何人所作。真是耻辱啊!

说到这里,李老眉头紧锁、神色凝重,仿佛陷入了沉思。我和自牧兄也受他的情绪感染,好久没有说话。是啊,作为元代济南地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足以震撼千古,其家国情怀也足以流芳万世。联系当今社会,一些人追名逐利犹如苍蝇嗜血,一桩桩贪腐大案无不触目惊心,良心泯灭,官德丧尽,愈加让人感受到了张养浩的伟大与光

彩。李老的这些话,说的是历史,所指又何尝不是现实呢?

那一天,离开李老家时,他送给我们两页手写的《相识济南》,是他描写济南的4首短诗,时间从1955年至2014年,居然有近60年的跨度。从这些短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济南这座城市的深挚情感,也可以看到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

一
济南是漂在水上的城市
我飘在济南上面。
美,在我心头漂荡。
一九五五年四月

二
济南是淳朴的,
一个闲静少言的四十岁夫人。
我也到了中年,
彼此深深地爱着。
一九八七年十月

三
跟踪李清照十年,
方识此词坛女杰。
郭沫若那副对联该换掉了,
它说得全不对。
二〇一三年十月

四
张养浩是济南的骄傲,
为文的,为官的,
能像他就好了。
他生而为百姓,死而为百姓。

二〇一四年七月
那一天,从李老家出来,我感到心头既热乎乎的,又沉甸甸的。济南的天空大地,似乎也在我心里变了一个样子,变得更加浑厚博大,引人思索,令人神往……

(本文作者为散文家、藏书家,文化学者)



立伟到美国后,他就开着那辆车,带何立伟四处去玩,背着他那极为昂贵的德国相机去海滩照相——他说,好相机就一定要用随便一个什么破袋子装着——这正是典型的阿城风格。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何立伟吃惊地问他,怎么学会修车了?他说没有,看书就行。何立伟说,怕没这么简单吧?他说,简单,简单,简单到你把书看完了,气得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原来这东西这么简单啊!一面说,一面来来回回地走,扮演的果然是一副气得要寻短见的样子。

阿城在洛杉矶寓所里唯一的艺术品,就是贵州苗民的一件绣花衣裳。他把它剪开,装饰在墙上,对造访的人说,你看这花纹、图案,如何如何了之得。

这正好和眼前的事对上号了:去年,阿城的粉丝们在苦苦等待了二十多年后,终于盼来了阿城的新书《洛书河图》。书一出来,有朋友就开玩笑说,阿城这分明是欺负学界没有专家嘛!是啊,专家很严谨,但可能不如他更充满感情;专家很专业,但肯定没他讲得更生动。何况,他对专家的成果是持了崇拜态度的。

更让人惊喜的是,他在书中谈到了我所在的小县城的一件著名文物,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其从传说中走到了我的

跟前。这件国家级文物上有一个著名的陶刻图像:最上是圆形,中为云纹,最下为肖形之山。这个著名的陶刻,听说已然进入了中学课本,现在基本倾向认定其为最早的文字雏形,是太阳、云气、山的写实景象,释为“旦”。而阿城从造型起源入手,厘清了何谓洛书、河图,并以此触到了东亚文明的源起。他说,这个陶刻哪里是表达的太阳、云气、山?而是天(北)极和苍龙七宿中心宿的关系,心宿是三颗星,又叫大火,形之以图便是带三个火苗的火纹(不是云纹)。而最下面的也不是山,而是洛书九宫图的变体,是彼时中国农耕春分,秋分的重要标识。这图不是写实,是抽象,不是太阳崇拜,而是北极崇拜。站在北极看地球,正是一个圆。古人已然发现银河系中只有北极是不动的,苍龙七宿围绕它旋转,日夜不息,故而乃是王权的象征。

呀!真是颠覆性的结论。这才是学术的意味。不然,从哪里挖出来的,便就近取喻,说是写实图像,这未免也太小瞧我们祖先的抽象能力了吧。不过,阿城这一闷棍未免来得太突然,下手太狠了些,很多人都被他打蒙了。

(本文作者本名祁新君,山东沂源人,现居莒县,著有随笔集《萍水生风》)

历史总是和历史的声息连在一起,当我们缅怀历史的时候,身心便不由自主地进入到历史的情绪中。最直接进入历史情绪的途径就是歌声。今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爱好和平的人民群情激昂,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不管哪一个角落的纪念活动都离不开歌声,歌声把我们带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在众多的歌曲中,有两支歌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也一直拷问着我的灵魂。一支歌是中国的《九九艳阳天》。漂亮的姑娘英莲送自己心爱的人走向抗日的战场,没有缠绵,没有哀伤,用明丽的歌声鼓舞自己的亲人奔赴战斗:“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这一

【艺术看台】

她们美丽在曾经的歌声中

□孙葆元

去革命胜利再相见!”英莲姑娘渴望着胜利的日子,胜利就意味着她和亲人可以团聚,然而她何尝不知道枪林弹雨里的亲人面对的是狰狞的死神,亲人们这一去也许就是诀别!在我们的英雄史上演出过多少“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壮丽篇章,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我们的人民却摒弃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情怀,他们始终用舍我其谁的勇气,前仆后继地奔赴疆场!七十年后,我们感念当年的英莲姑娘那么深明大义,那么义无反顾的奉献。她在歌声中美丽着,青春不老!

另一支歌是前苏联歌曲《小路》。苏联的卫国战争是残酷的,无数战士走向战场,一去就永远不再回来。国内能拿起武器的人全都拿起了武器。战争从来都是男人的战争,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战争又是女人的战争。是女人们把她们的丈夫、儿子、情人送上战场!这支歌曲再现了当年的悲壮:一个年轻的姑娘“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歌曲的旋律是那么优美,心境充满对明天的期望。也许明天的胜利是以她们失去亲人的代价换取的,但是在迎接胜利的时候她们表现出人类最伟大无私!今年五月,俄罗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普京总统检阅那些参加二战的老兵时,在电视画面中我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立刻就想起那些在小路上走着的姑娘,一支俄罗斯民歌在我的脑海中轰然响起:“花儿哪里去了?花儿变成了姑娘。/姑娘哪里去了?姑娘嫁给了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伙子哪里去了?年轻的小伙子当兵去了。/士兵哪里去了?士兵躺在坟墓里。/坟墓哪里去了?坟墓被花儿掩盖起来!”是的,在这些女人的心中铭刻着多少英雄的名字,正因此,她们依然是那么美丽。当又一个十年过去时,那些老太太或许不会再参加红场的阅兵式了,但是历史记住了那些意气风发的女人,她们是一个国家的母亲!

人民是最无私的!当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人民献出物资,献出鲜血和生命。中国人民经历过“母亲唤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历史时刻,至今想起来都让人热泪盈眶!

七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心态也在变化。当物质的繁荣日益让人眼花缭乱,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日益缩小了呢?面对无休无止的索取,还有多少人能平静地献出自己的最爱?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唱“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仍常常让人感受到冷漠。人们在奉献后面画上了等号,等号后面是利益。当利益计较得太多的时候,那美丽的歌声就消失了。“献出一点爱”决不是一个新时期的新概念,它需要具体的东西,不一定是万贯家财,却是每个人心底最真挚、最能打动世界的东西。执政的要献出公仆的本色,老百姓要献出对他人的关爱,各行各业要献出自己的精诚,一句话,我们献出的是一种精神!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奉献。在这个历史时期,产生了无数人献爱的歌曲,爱声刺破了耳膜,遗憾的是没有一首歌曲能像七十年前中国的卫国战争和苏联的卫国战争时期产生的那两首歌曲一样催人泪下,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多么希望有一支歌,让世世代代的姑娘唱着,催人报效社会,她们也在歌声中永葆自己的美丽。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